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建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建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携輕  
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絕膂未足慊其願此  
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

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  
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  
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  
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  
爲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  
建五  
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  
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蓋能順中  
以爲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  
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



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  
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  
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  
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

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  
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  
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  
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

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  
爲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爲惡不近  
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  
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  
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

建五

二

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  
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  
之天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  
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內我以爲主外物以



爲實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  
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  
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身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緣督而  
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爲常而不爲已甚則  
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  
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爲善未  
嘗不近名爲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  
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券內而

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  
謂南榮趯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  
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  
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為則勞而多弊

建五

三

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  
知休息重增其僞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  
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  
漢陰文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  
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



無爲惡由正以爲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  
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  
死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  
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  
以爲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爲善  
則有無窮之譽爲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  
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  
也惡固不可爲善亦不必爲爲則有心矣



但當緣督以爲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  
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  
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爲經之義  
也竒經八脉中脉爲督

林氏庸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

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  
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終  
於危殆而已爲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  
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  
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爲惡又

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爲  
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迫而後  
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則可以保身全生  
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  
俟之也

卷五

四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  
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  
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  
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  
任其自生而無夭闕之患知復乎無知



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  
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  
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  
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  
有當爲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  
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惡尤有不得  
不爲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  
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  
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爲恩秋  
冬肅殺而不以爲怨蓋天地無心寒暑



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恩  
怨無與焉若羿之工乎中微而拙乎藏  
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然  
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  
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

是五

五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  
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  
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  
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

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爲於無爲  
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帝堯  
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  
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  
見矣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  
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  
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  
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  
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



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  
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  
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  
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  
而不明所以後得虛齋引證切當蓋人

身皆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  
壬脉爲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  
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躋者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  
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

建五

六

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況大觔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刃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  
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刃刃若新發  
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  
視爲止行爲運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  
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



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  
神遇不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  
橫絕也有卻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  
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

走五

七

嘗經槩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矧  
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運動刀甚微  
諫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逸豫  
自得拔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

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瓢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爲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爲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遊刃恢

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間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止行遲以至善  
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

性命之理而無為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  
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  
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  
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  
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



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  
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  
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固已冥  
會矣老子曰絕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  
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

建五

卻則批而離之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  
因其固然豈復強爲私巧哉若然則肯綮  
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況骹戾大骨乎良  
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  
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

丁者言其獨斯為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  
間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礪也族者骨  
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  
止行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  
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  
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  
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  
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  
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



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  
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  
以適無異砉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  
慎無異怵然而爲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  
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

達五

九

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剗  
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  
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  
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

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觚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斲也動刀甚微諫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



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  
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  
為不多而刃若新發斲者蓋執迹則瞬息  
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為可  
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哉物我  
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  
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  
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  
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  
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

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  
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  
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  
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

建五

十

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剗刃於首正中其會  
則百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  
言其技之精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  
戒謹恐懼心為之怵視為之戒行為之止  
動為之遲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



年若新發硎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  
此善養生者也

膚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  
呂桑林經首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  
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

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  
行依牛身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窾皆固然  
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刀也未嘗經涉肯  
綮之間而況大觚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  
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

新發硯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  
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  
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  
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  
處世豈得皆為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  
建五  
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  
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為養生得力  
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為親切故寫  
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



間未始須更離也而畫筆之工曾不是  
過蓋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  
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  
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  
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  
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體  
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不目視  
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事乎  
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矧言與物  
無迂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

弊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爲骨肉盤  
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  
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世  
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  
悅樂以爲養養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  
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滯  
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  
之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  
生之主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



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  
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  
學養生者溺於沈寂無爲無以酬酢世  
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爲道也鮮矣故  
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

建五

十二

辯再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見族庖之  
難爲故怵然爲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  
論意亦同此怵然爲戒已下趙氏點句  
獨異說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  
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則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  
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則夫師一家之知  
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  
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  
矣豈直偏則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爲命則  
知獨者非我也夫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  
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  
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忽  
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楚五

十三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  
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  
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  
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  
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斲畜

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

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人一畝之宮簞食瓢飲以爲至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



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  
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爲物資養於澤  
而憂畜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  
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蓋處世而與物遊  
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

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  
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爲惡近刑入也有  
與猶相與今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  
令蓋稟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今美

相與而行固難企慕而忘已醜也久矣夫  
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感其所由  
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  
則委之自爾而內無驚怛所以免乎重傷  
也

卷五

十四

趙註右師矇瞶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  
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爲因  
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  
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  
害已也慮患如此豈料寘身樊籠爲人所



畜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三不善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膚齋云右師已則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則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則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為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

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為雉者不願蓋  
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  
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跣據前諸  
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

建五

十五

以偏別釋之為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  
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  
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  
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  
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



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  
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爲生之主不離  
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死何  
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  
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  
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爲樂畜樊爲憂  
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  
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  
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  
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繫樊中無

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